

小迷糊莉吉



小迷糊莉吉

〔丹麦〕 米·克鲁斯 著
张 砚 秋 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Merete Kruuse
SCATTY RICKY
Pelham Books 1975

小迷糊莉吉

[丹麦]米·克鲁斯 著

张砚秋 译

朱维明 插图、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156 1/32 印张 5.125 插页 2 字数 104,000

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500

ISBN 7-5324-0486-2/I·222

定价: 1.65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围绕小学生创办校刊的活动,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七十年代丹麦儿童的生活和精神面貌,可帮助我们了解和认识丹麦小朋友。

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,读来真切生动,形象逼真,出版以来深受丹麦读者的喜爱,曾获得1973年丹麦儿童书籍奖。

前 言

《小迷糊莉吉》是当代丹麦女作家米尔塔·克鲁斯写的一本儿童小说，出版以来深受丹麦读者的喜爱。丹麦各图书馆都把它列入推荐书目。小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，读来亲切生动。

主人公莉吉是个十一岁的女学生，她生活在今天的北欧国家——丹麦。她的生活和中国小朋友的生活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。莉吉享有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爱，她渴望自己早日成长。她和她的同学都以为自己已长大了，为了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，知道他们的存在，他们要求办自己的刊物——《儿童园地》。可是保守的老校长不支持他们，他们决定自己创办。

莉吉是个马大哈，做事粗心，不善管理自己，经常丢三落四，不是穿错了衣服，就是丢掉了书包，常常出岔子闹笑话，同学们都叫她“小迷糊”。正是这个小迷糊成了创办《儿童园地》的组织者，她关心集体，勇敢无私，受同学们的爱戴。

孩子们创办刊物需要经费怎么办？为什么不能自立更生？莉吉打算找个临时工做，在哥哥的帮助下，她找到了个好差使，每天放学后到印刷社当通讯员。在她的带动下，小同学们纷纷开展创收活动，有的收集旧报纸，有的做广告模特儿，有的办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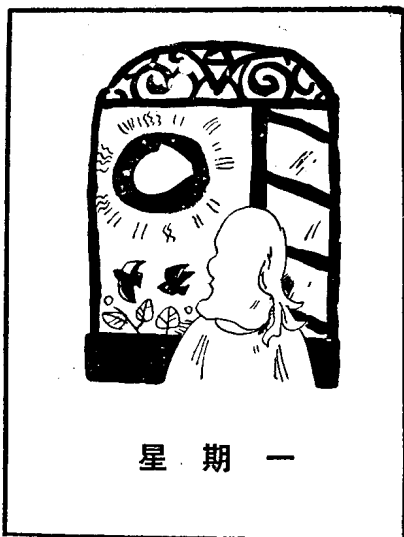
了小动物寄养所。在父母的支持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助下,《儿童园地》终于出版了。孩子们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声,但更重要的是,他们得到了锻炼,增长了才干。

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彼尔格和维克多等具有鲜明个性的孩子形象。彼尔格生性泼辣大胆,有时显得冒失鲁莽,当高年级同学不采纳她的意见时,她怒气冲冲,粗声大气地争论,甚至想揍他们一顿。然而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,她是个非常能干的姑娘。维克多温文尔雅,善思考,有见解,会出点子。但由于家庭过分娇惯,使他不能在集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作者通过不同个性孩子的形象启示人们:应当放手让孩子去摔打,他们会在实践的锻炼中变得聪明起来。

米尔格·克鲁斯是一个设计师,从事图案设计工作。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,她热爱儿童,细心体察周围的事物,因此她能抓住日常生活中平凡的题材,写出耐人寻味的故事。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,真实亲切,没有更多的虚饰,有如丹麦人民生活的一面镜子,向我们展示了丹麦社会的一个侧面,帮助读者开阔视野,增进和丹麦人民与儿童之间的了解和友谊。

本书是克鲁斯的处女作,曾获得1973年丹麦儿童书籍奖,使作者一举成名。

译者 1986.6.



“莉吉!”莉吉是个十一岁的女学生。

有人在喊她。是谁呢?声音还挺熟。莉吉突然发觉,她还睡在床上,刚刚做了个美梦。

“莉吉,该起床了。”

原来又是星期一了。睡觉有多美啊!被窝里多暖和呀!她把眼睛闭得紧紧的,只装做没听见。刚才梦见什么来着?她想啊想啊,终于想起来了。是国姆——和莉吉住一个房间的小弟弟国姆,在下层床上蹦跳,把她从忽忽悠悠的梦中惊醒。在梦中,莉吉好像还看见了妈妈,妈妈叫国姆去洗澡。

“莉吉,七点一刻了,该你洗了。”厨房里传来了爸爸的声音。

唉,好吧。莉吉无可奈何地掀开被子,懒洋洋地从床上爬起来,可是她只找到一只拖鞋。嗯,那只呢?哥哥莫恩斯在隔壁捶着墙,喊道:“如果你要上浴室去,现在就去。过五分钟就该我洗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莉吉说话时好像还没睡醒。她穿着一只拖鞋,光着一只脚丫,啪嗒啪嗒地走出了屋子。

等莉吉洗完澡出来，妈妈已经在起居室里放好了桌子。弟弟已穿好衣裳，坐那儿往盘子里盛麦片粥呢。爸爸端着咖啡和烤好的面包片进来了。这时，莉吉才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。

“今天谁不吃三明治？”爸爸说。“冰箱里只有四份三明治。”

“哦，我不吃。”妈妈这才想起昨天忘了什么事，连忙说。“昨天晚上我回来太晚，懒得做饭了。今天我在城里买点带回来。”

莫恩斯恰好走进来，他说：“出去之前你本来可以做好饭嘛。噢，懒得做就到城里买着吃，没那么多钱。”

“这——”妈妈还没说下去，爸爸替她说话了：“你妈妈昨晚有工作。你也可以想着点儿给妈妈做三明治嘛。”

“是啊，你也想着点儿啊。”莫恩斯说着又缩到浴室去了。

妈妈自个儿倒了一杯咖啡，从盘子里拿了一小块面包，咕嘟着说：“饭我能做。你爸爸八点钟要上班去。”妈妈瞌睡得睁不开眼，呷了一口咖啡说：“过星期一真难受，若是不这么困就好了。”

莉吉的母亲是城里一家广告社的摄影师。她上全班，有时为了赶任务，或者抢拍平时无法拍摄的镜头，晚上或者星期日也得出去工作。

国姆吃完麦片，从椅子上跳下来，对妈妈说：“我去拿三明治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

国姆一个箭步冲进厨房。“有四个，对吗？”

“可别把东西弄乱了。”爸爸唠叨着，“我刚把那儿整理过。莉吉，你怎么还不快去穿衣裳？快七点半了。莫恩斯，七点半了！”

“来了。”莫恩斯还在浴室里。



莉吉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，回房间穿衣裳去了。她把绒线衫工装裤从国姆床底下掏出来，抖了抖。嗯，还不算脏。为了找双干净袜子和衬衣，她开始在抽屉里翻腾起来。最上一层抽屉里有国姆一件破衬衫，一捆袜子，莉吉找了好一会儿，才找到成双的。她小心翼翼地关上这个抽屉，拉开了第二个。这个抽屉里有好多上衣，毛线衫，还有一件背心和一些袜子。莉吉脱下身上的睡衣，穿上了背心和袜子。第三个抽屉里是国姆装玩具的，可是偏偏在那儿莉吉找到了另一只拖鞋。罩裤呢？连影子也没有。五斗柜顶上有一堆衣服，她翻了一阵，还是没有裤子。最下一个抽屉里放着国姆和莉吉的两只荷兰猪^①索恩和哈尼伯。这个抽屉总是半开着，既是荷兰猪的小洞穴，又是小动物跑来跑去的活动场所。在满是稻草的抽屉里夹着一只袜子，还有国姆的起重机模型。

“我没有干净裤子穿了。”莉吉叫喊着。

爸爸手里托着一块面包来到莉吉的屋门口：“你还没穿好衣服？快点吧！可能晾衣间里有干净裤子。”

莉吉跑到地下室，晾衣绳上连条手绢也没有。洗衣机停了，塞满了洗好的衣服，还没晾呢。

“谁洗的衣服没晾呀？”她一边往楼上跑一边喊着，“洗衣机里满是湿衣裳，我都没有干净裤子穿了。”

“是莫恩斯洗的。”国姆在厨房里说。

“不是……哎呀，是我！”莫恩斯正在喝咖啡，差点儿没呛着，

^① 即豚鼠，哺乳动物，身体像兔而较小，通称荷兰猪。

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是因为我……”

“那你把你的裤子借给我穿。”莉吉边嚷边朝莫恩斯屋里跑去。莫恩斯抬脚就追，椅子也绊倒了。“可别自个儿拿，”他吼叫着，“要跟你讲多少遍呀，不要乱翻我的东西！”他抢先进了房间，打开一个抽屉说，“给你，快穿上吧。没几分钟了，你该走了。”一条裤子摔到莉吉头上，莫恩斯把她推了出来。

若不是星期一倒能将就，可是星期一她们有体育课呀。人家看见她穿莫恩斯的裤子，又该叫她小迷糊啦，要么就打赌起誓，说她总有一天会穿着睡衣来上学的。想到这儿，莉吉有些快快不乐了。

“你的荷兰猪喂了没有？”妈妈在厨房里问。

“还没有，我给它们点儿麦片粥喝。”国姆回答。“给您三明治。”

“谢谢，国姆，我的宝贝，真乖。”

“啊，国姆宝贝儿。”莉吉作个鬼脸，拉着裤子上的拉链说。“你能不能喂它点儿水呀草啊什么的。好弟弟，你喂点儿行吗？”

国姆端着一碗麦片粥进来，冲着莉吉就是一拳：“我才不喂哪！让你拿我开心。”莉吉伸手一挡，麦片粥洒了一地，鞋上玩具上都是麦片粥了。“哎呀……”国姆正说时妈妈来了：“别闹了，莉吉！你都多大了，还跟小弟弟打架。”

“我忙着哪，八点钟要到校。荷兰猪，他本来可以喂嘛。”

“冰箱里还有几根胡萝卜，拿去喂吧。今天下午你得喂它点儿草，小东西爱吃草。”妈妈吩咐说。

莉吉总算拉好了拉链，就近拿了一双鞋穿上。

“你鞋带也不系上？”莉吉走进厨房时正好碰上爸爸，爸爸正在那儿把要买的东西写在采购单上，于是对莉吉说：“好，你来了。来，看看，还有什么可做三明治的东西。”

“人家忙着哪。”莉吉说罢打开做三明治的盒子数说着，“还有半根肝制的红肠，一点儿意大利香肠。奶酪，我看够吃几天的。”厨板上有个箔纸包的小纸包，她也打开了，“还有两个肉丸子。若是没人吃掉，我记得前天还剩块肉。”

“今天午饭谁带那块肉？”莉吉对大家喊着，可是没人吭声。“若是剩到明天谁还要吃？”

爸爸说：“如果是前天剩的，总得有人把它吃掉。能找到吗？”

莉吉打开另一个箔纸包说：“找找看。噢，有了。有个……有点儿……哎呀，什么呀？是只耗子！一只死耗子！明天谁拿死耗子当三明治吃？”

“总得有人把它吃掉。”国姆学着爸爸的口气。

“我的，”莫恩斯喊着，“别动！那是只鼯鼯^①，是我昨天在树林里捡到的，今天上学有用。本来就是死的，正好躺在路中间。”

“哎呀！”爸爸说，“你干吗把它放在冰箱里？”

莫恩斯一步跨进厨房：“给我。放在冰箱里，别让他坏了呗，还能为什么？”

“好。那谁吃这块剩下的肉？”

^① 哺乳动物，身体小，形状像老鼠。

“噢，还是我吃吧。”妈妈端着咖啡走出来说，“不吃死耗子就行。”她接过爸爸手里的圆珠笔，把爸爸推到一边说：“走吧，到学校去吧。你们都走，我来收拾。国姆，没说你，你九点再走，我用汽车把你带去。莉吉别忘了，今天下午给荷兰猪喂草。莫恩斯，别忘了洗衣服。”

莉吉的爸爸在附近一所学校教书，通常骑车上班，也是八点钟到校。

阳光照射在屋顶上，莉吉家的房子恰好在门前路上投下了一片阴影，路面见不到阳光，被秋天的露水打得湿透。

“喂，莉吉，昨天我弄到好多汽车号码。在索堡主要大街上抄来的。”是十六号的莫田在搭话。他比莉吉低一班。莉吉心想，准是不早了，莫田总是挨到最后一分钟，才像穿兔子鞋似地往学校飞跑。“一块走好吗？”莫田话音未落，撒腿就跑。

“好的，一块走。晚了吧？”莉吉从门前一片蒿草地直走过来，抄了个近路。露水打湿了裤子，一直湿到膝盖。待她到了人行道上，鞋子也蹬了个湿里呱叽。

“晚了，差十分钟就上课了。今天下午你跟我一起去抄汽车号码不？”

莉吉跑起来鞋里直呱叽，她说：“今天不行，我是校委会的班级代表，下了课要开会。”

当他们到学校时，莉吉的裤子还是湿漉漉的。头两节课快把她冻僵了，一心只盼着上体育课，起码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在

暖气片上烘一烘。

还好，没人注意到她穿了莫恩斯的裤子，也没人看见她两只鞋上满是粥嘎巴儿。莉吉背过身去，用指甲刮掉粥嘎巴，再一回身，趁人冷不防，把脚面上的脏东西抖到暖气片后边去了，她装得像没事人一样，摆弄着衣服上的花结。

下午，校委会在职工食堂召开，一个年级一个代表，这是每月一次的例会。

跟往常一样，会议开始总是选举会议主席，回回又都是高年级^①的阿尔伯特当选。他不单是校委会的头，还是校刊的编辑。校刊五个编辑，都是高年级的。学校的校刊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起名叫《倾听报》。校长斯托姆先生决定，校刊编辑委员会要由校委会选举产生，可是低年级的代表从来没当选过，总是票数不够。《倾听报》一年十期，都是用复印机复印的。复印机嘛，就放在校长办公室旁边那个小屋子里。

阿尔伯特坐在桌子一头，用铅笔敲着桌子宣布开会。前两项议程是讨论一年一度的学校晚会，并选举跳舞委员会成员。高年级的丽娜建议，由她自己、阿尔伯特和另外两个高年级同学组成跳舞委员会。

“得了吧！”低年级的学生彼尔格嚷着，“为什么老是阿尔伯特？他呀，一脑袋浆糊！”

阿尔伯特用铅笔直敲桌子，丽娜敬慕地看着他。

① 丹麦小学九年制，相当于我国小学和初中阶段。

“为什么老是高年级同学开晚会，吃热狗①，”彼尔格继续说，“我们只能喝可可茶，看老掉了牙的动画片？”

“我们不能让低年级同学都参加学校跳舞会。”丽娜回了彼尔格一句。然而，在莉吉看来，他们能参加跳舞会。他们班上议论过这个问题，她还答应同学们在校委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言。现在是个时机。莉吉小心地举起了手，生怕惊动什么人似的。阿尔伯特自负地点头示意，顿时大家都转过头来望着莉吉。

“我——我想，你们可以为中年级的同学组织一次舞会。只有最小的同学才满足于看动画片。”她知道，她的脸颊绯红，心里直嘀咕，还不如不发言呢。

“不行，二年级学生也要开舞会！”又是彼尔格，“我是低年级的，我们也要喝柠檬水、吃热狗。”

阿尔伯特把桌子敲得砰砰响，他说：“举手表决吧，然后进行下一个议题。”低年级代表都赞成彼尔格和莉吉的意见，可最后还是丽娜的意见获胜了。

彼尔格怒气冲冲地盯着两个中年级代表说：“哼！马屁精！你们本来可以投我们一票。”

“人家阿尔伯特把我们看成高年级同学，我们就投他一票。我们也不耐烦和低年级一块混。结果，他的选票就最多。”

“本来么，阿尔伯特最聪明。”丽娜说。

彼尔格叫喊着：“噢，那么一来，什么事都由你们说了算，那

① 近年来欧美国家最普通的一种快餐食品，小红肠烤热后随面包一块进食。

可不行！就冲这个，我们不参加你们的讨论了。”

“随你们的便。”阿尔伯特说。“现在讨论下一个议题。”他刚要往下念，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低年级代表举手要求发言。

“我问个问题，行吗？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嗯——，为什么你们老是把我们提出的问题排得那么靠后，从来都没有时间把它当个问题讨论一下？”

“你们提的问题，在哪儿呀？”高年级同学都笑了起来。

“我提过三次了，你们写会议程序时，每次都把它列在最后一项。轮到讨论时，你们又忙着回家了。”

阿尔伯特得意地笑着说：“是啊，真不像话！我得——咱们看看——你是说最后一个问题，是吧？噢，对了，在这儿。‘高年级同学把住门不撒手’。是这个问题吗？我不大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。”

“哼，你们就是那么干的。你们总是把厕所的门拴住，好在里边抽烟。坏透了！”另一个叫麦茨的低年级同学说。

“抽烟的问题嘛……”阿尔伯特刚要说话，托马斯打断了他，“抽烟不是主要问题，主要的是，你们老是占着茅房，你们是不是有意憋我们，总不让我们进去呀？我们还不能告诉值班的，那不成告状的了。”

“我们也得上厕所嘛。”一个高年级代表反驳说：“这是人权。”

“可你们为什么关住门不开呢，存心整我们，是不是？”

“好了，我们应当尽力而为，看能不能制止这样的事情发

生。”阿尔伯特苦笑着说。

“你们怎么不把它登在校刊上？”托马斯说。“你们当然可以坐在那儿吹，什么要制止，但是这还不够，其它高年级同学也得知道这件事，对不对？”

“听我说，可能有人存心逗你们，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。”

“事关重大。”托马斯说。高年级同学都笑开了。

彼尔格嚷嚷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当然可以在校刊上登一登嘛。那问题为什么就不能上校刊？”

“太没意思了，那不是能上校刊的事！如果你们真的认为有必要，我们可以告诉编委，告诉全体高年级同学。”

“当然有必要，因为你们大伙都那么干。”低年级的迈克尔说。

“干什么了？”

“校刊呗。低年级写的稿子从来没登过。”

“这不是事实，”丽娜说。“有篇游戏场的文章，是低年级同学写的，去年校刊上登了。”

这时中年级的维克多插进来说：“能听我说几句吗？我看迈克尔是对的，《倾听报》上的大部分文章都是高年级同学写的，有的是别处找来的。是不是因为低年级同学不写稿呢？”

托马斯又举手要求发言，他说：“不是。我们年级就有人写过一首诗，写狗的。他曾五次把稿件投进设在大厅的稿箱里。稿件挺好，你们就是不登，这么坏。这是道尔摩小姐自己说的。”

阿尔伯特有点儿不高兴了，他说：“是这样，关于那篇写狗的